雷霆絮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1087655.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 Ultraman Taiga
Relationship:	泰罗托雷
Characters:	泰罗, 托雷基亚
Additional Tags:	迷宫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1-05-04 Words: 7,329 Chapters: 1/1

雷霆絮语

by Gigot

Summary

合志解禁

雷霆絮语
文/Liù
/……他用黑暗笼罩了世界，他以雄劲征服了年少的我，并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而我正在船上。……他口宣真理，心地平和，深有道行，焚烧罪恶。他肯定会服从我，也服从你。/
《摩诃婆罗多》，《初篇》第九十九章

“泰罗，不许撒娇。”佐菲严厉地训斥自己的弟弟，“你们的好奇也应当有个限度。”
泰罗委屈地撅撅嘴，凑到托雷基亚耳边说：“佐菲哥哥平时不是这样的。”
幼小的蓝族微微垂着眼，嘴唇抿成直线，仿佛成了理石的雕塑似的，泰罗悄悄抬肩膀撞他，他也不言不语，而同样幼小的红族以为他太容易在陌生人面前害羞便去抓他的手，他吃了一惊，紧忙攥着拳抽了出来。佐菲故意咳了咳，还是个小孩子的泰罗立刻挺起腰板正襟危坐，托雷基亚的头则垂得更低些。佐菲的视线落在泰罗身上，又犹豫地转到托雷基亚身上，正当他要开口，心急口快的泰罗拦在托雷基亚面前，他说：“是我提议要去玩那个预言游戏的，佐菲哥哥……”
泰罗的声音越来越小，而他身后的托雷基亚也紧张起来，他盯着泰罗的侧脸，似乎权衡着什么。佐菲看向一旁的希卡利，点点头，只说：“我当然知道调皮的只有你，但为了让你们知道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我请了科技局任职的同窗给你们解释。”
托雷基亚抬起眼睛，又很快不安地低下去，他们身上的流星勋章耀眼而威严，直视他们的形象有种莫名的压迫。他又看向身旁的赤红的身影，压抑和抑郁一扫而空，胸腔满是酸楚的幸福。独自承担两人合谋的后果几乎是泰罗的特权。泰罗察觉他的视线，得意地抬了抬下颌。
希卡利说，“那个坑洞藏着有关时间的谜题，但不在我们观测的范围之内，投递进去的每一个观测器都因老化失灵了。初步断定，在编号7的坑洞是一个流速与M78不同的宇宙，或许在未来，你可以到科技局来研究它。”
说最后一句时，他意有所指地看向了托雷基亚，希卡利是个心思缜密的蓝族科学家，他当然知道谁是主谋，或许佐菲也知道，但佐菲队长不会知晓、也不会在意其中的联系，希卡利却知道。托雷基亚紧张地绷紧了身体，看向泰罗，又看向沉默不语的佐菲。
泰罗撅撅嘴：“他不去科技局，我们说好了，托雷基亚跟我一起去宇宙警卫队。”
“你们看到了什么？”希卡利问。
泰罗把手臂高举起来，兴奋道：“我和托雷基亚一起加入了警卫队！我们在一起冒险！”
托雷基亚看向泰罗，嘴唇抿紧，泰罗怂恿他：“没什么好怕的，告诉他们吧！”
“我看到了泰罗……”他声音低低的，懊恼极了，他什么也没能从那个坑洞之中发现，那里一片漆黑，没有一丝一毫的光，偏偏泰罗似乎从那里看到了什么，一直央求自己也说出点什么来。不得已托雷基亚撒谎骗他，说自己看到自己参加了泰罗的葬礼，不过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后了。泰罗听了很高兴，抓着他的手说：“那我们永永远远都要做好朋友呀。”
然而托雷基亚在那黑暗之中没有看到任何事。

坑洞编号7，什么也没有。
除了托雷基亚手中的腕带，银十字的明黄色腕带，特殊材质织成，比燃烧的恒星更耐用，在那之上写着“托雷基亚”的奥特签名。
他费解极了，托雷基亚想不出自己有加入银十字的理由。
希卡利说，那或许是另一个宇宙，里面存在的某种物质能像镜子一样反射，它们极多的聚集起来，反映出我们所存在的某个宇宙的镜像，那或许是许久之前的，也许是许久之后的，但更可能的是从未存在过。最后，希卡利说：“你们不必在意所谓的预言。生命是体验，而不是结果。”
他的逻辑精妙，语言婉转，托雷基亚轻易被他的哲思带向了另一个由知识和理性搭建的无垠太空之中。泰罗却听不得，他坐立不安，不时向佐菲投出求救的眼神，佐菲冷冷地俯视他，然后转过头噗地笑出声。
泰罗无声地说：“佐菲哥哥最坏了。”
佐菲正色，也无声地回答：“小泰罗才最坏。”
即便托雷基亚一直垂着头，但希卡利还是半蹲下来，诚恳地说：“你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如果你愿意加入科技局，我随时都愿意为你引荐。”
他胡乱地点点头，闷声不响看向泰罗。
泰罗一个劲儿地摇头，又一下下点头：“虽然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但我更希望你也开心。”
然后他哽咽两声，转而抱着托雷基亚哇哇大哭，“我不想跟托雷基亚分开！”泰罗一个劲儿地哭，佐菲求饶似的拍他的肩膀，哄他说：“泰罗是个大孩子了对不对？不可以再这样哭了。”
“佐菲哥哥是坏蛋！”泰罗不依不饶地紧搂着托雷基亚的腰，脑袋埋在托雷基亚的胸口，仿佛只要他松开手，自己的好朋友就会被哥哥带来的这个极具威胁的蓝族哥哥夺走、带去科技局，让自己再也找不见似的。托雷基亚摸着他的角，轻声说：“我不会离开你的。”
“嗯，”泰罗在他怀里用力地点头，而后他又忧心：“我又想你在我身边不要走，但我也希望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虽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托雷基亚还是听懂了。他用力地抱住他，仿佛两人生长在一起不曾分离。“好啦好啦，快回去上课吧。”他这样说。
同希卡利与佐菲告别后，他们手牵着手回教室去，托雷基亚莫名其妙的摔倒了，他额头撞在楼梯上，双手捂着小腿。泰罗半是埋怨半是心疼地伸出手：“真不小心呀，快站起来吧。”
但从托雷基亚的感觉来说，分明是什么东西撞上了自己的小腿让自己失去了平衡。泰罗拾起地上残破的本子，他问：“托雷基亚，是你掉的么？”
托雷基亚茫然地摇了摇头。
泰罗叹口气，说：“那我就要失礼的翻一下看看有没有主人的签名了。”
他翻开第一页，又猛地合上，明亮的眼灯盯着托雷基亚，脸颊迅速红了起来，泰罗凑近些眼神犹疑，“不要不好意思……”
“什么……？”托雷基亚揉着自己痛胀的小腿，疑惑地望着自己的朋友，泰罗环顾四周，蹑手蹑脚地蹲下来，突然捧着他的脸响亮地亲了一口，他把本子放在一边，快速地说：“我也最喜欢托雷基亚。”然后一溜烟儿逃跑似的飞走了。
托雷基亚呆呆地愣在原地，半晌，理智从狂喜中回归，他拾起那个本子，第一页除了

自己恶魔角似的奥特签名外满满一页都是泰罗，大抵都只画了轮廓，是个高挑英俊的青年，但乍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泰罗了……他继续向后翻看，都是些艰深晦涩的研究，角落里几串完全看不清的通讯号码，看数位全都是科技局的工作通讯码。虽然本子破旧，但其实并未怎么书写。托雷基亚也不记得自己曾有一个如此古老又奇怪的本子。
教时间史的老师是个严肃女人，但她在一些观点上却出奇明快，她总那样说："如果齐步行军，一路不停，却迎面迎上了悲伤的旋律，那么行军的意义又在何呢？"然后她开始讲授关于时间的知识："时间的流速并不平均，甚至不是纯粹的线性发展，我们要知道，黑洞看起来是球体是因为光无法逃离它的引力边界……就如在哲学上许多自认的间接功利主义也应当被归类为短视的直接功利主义之中，一切在时间面前不足道也，历史是一条用来逃跑的路，路上的每一步都是逃跑。"
泰罗困倦得睁不开眼睛，下巴磕头似的一磕一磕，突然他感到一股劲风迎面而来，下一秒脸上热乎乎湿漉漉的，似乎沾上了什么。整个班级瞬间骚动起来，一些胆小的孩子低声啜泣起来，老师紧急呼叫警卫队一边安慰同学们保持镇定，但半个班的学生身上都溅了血，最坚强的学生也未能完全地平静着。泰罗下意识看向一旁的托雷基亚，重重的吃了一惊，他跨过三个书桌跑到托雷基亚面前，赤红的手擦去托雷基亚脸上黄金似的血，而托雷基亚却好像似乎还处于神游似的状态之中。
"你流血了么？托雷基亚？"泰罗不停的问，手上试图翻找着托雷基亚身上的伤口，"快说话呀…"
"迎面来的，突然就来了……"托雷基亚如梦初醒，他站起来，回过头，偶尔会有同学画画的后黑板上溅着大片血迹。字迹虽然破碎，但托雷基亚还是认出了那些能辨认的字：离开，泰罗，死……
佐菲队长去而又返，可这回一个能为他们解释缘由的人也没有。

"你总躲着我，托雷基亚。"泰罗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把小礼物放在托雷基亚的办公桌上，再拉一个椅子坐到他身边来，"训练刚刚结束，我可以等你下班么？"
"我没有录完数据，我需要加班。"托雷基亚扯了一个勉强的笑容出来，泰罗在他身边他的手指就好像不听使唤似的，他摁纪录仪器的手错了一次又一次。泰罗察觉了，把他的记录仪搬到自己面前来，温柔道："你来说，我来录，别那么着急拒绝我。我想听听你说话，哪怕只是念数字也好，我真的很想你了。"
"11781.351……"
泰罗一边录入一边重复，托雷基亚的视线从他的角移到他的指尖，那红色修长的手指好像蕴藏着某种邪恶的意志，托雷基亚的视线哪怕仅片刻从他指尖移开，也会在下个瞬间恋恋不舍地贴上去。蓝族已经完全没办法工作了，有时候托雷基亚整日整夜的想泰罗。他感觉自己生了病，因为泰罗到自己身边来，心脏就不受控制似的跳个不停，浑身上下的骨头和肌肉却像彻底软塌了下来，仿佛下一刻就会假借捡录入笔的借口到桌子底下去、跪伏在地面上偷偷吻泰罗的影子。他生了场大病，却病得很高兴。泰罗无知无觉地环着他的腰，在与托雷基亚的相处之中他还极放松地保留着幼时的习惯，托雷基亚却几乎要因此病死了，独特的浑身无力无药可解，简单而随意的接触已令聪明绝顶的蓝族溃不成军。
他偷偷靠在泰罗肩膀上，泰罗奇怪极了："怎么了托雷基亚？"
"我……我头昏。"托雷基亚不是全然在撒谎，他躯体上莫名地出现伤口，严重程度随着他的年龄愈演愈烈，然而无论是银十字还是科技局都找不到造成如此多伤口的原

因，检测仪器显示伤口上残余的都是托雷基亚自己的奥特念力。不过所有人都能作证他并未伤害过自己。几千年来，他像株微垂着头的青色鸢尾花一边承受着不知从何而来的伤痛一边静悄悄地长大了，而泰罗在警卫队的训练之余，也成了三分之一个医生，他甚至买了银十字的20万年纪念款明黄色腕带，像模像样地戴在自己的手腕上。
泰罗说："我们已经许久没能一起去秘密基地了。"然后暗示似的轻轻掐了下他的腰，托雷基亚点点头低声笑了笑，他们的秘密基地，坑洞编号7连接着的遍布云与雾的博尔赫斯星。
泰罗从未迟到过，托雷基亚在老地方靠着墙壁等他，在此处，总能最先看到泰罗逆着等离子火花塔的光芒从东方飞来，他等了又等，担忧地飞去。宇宙警卫队到此处的必经之地，一个不那么惹眼的咖啡馆，托雷基亚看到了他，他正与一个蓝族姑娘并肩坐着聊天，两人看上去相谈甚欢。等离子火花塔的光芒是那么耀眼，一连串的童话故事都被都被粉碎成现实，他狼狈地逃跑了。
博尔赫斯星有着他最喜欢的混沌，他温和地走进永恒的良夜，在此地不再是自己也不再是任何人，而是混沌之中的一部分，他的头脑停歇下来，陷入平静而愉悦的心流。
好一会儿，托雷基亚听到了什么响动，他回过头，看到泰罗就在自己身边，他张张口什么也没有说。
泰罗托着下巴，"你完全没有等我呀。"
"我以为你爽约了。"托雷基亚对自己的所见只字未提。
泰罗双手合十，连连告饶："是我的错，一个蓝族女孩来找我搭话，因为她好像你，我没办法拒绝她，就听她说了一会儿。"
"为什么没办法拒绝？"
"我说啦，"泰罗摸了摸自己的角，害羞不已，"因为真的好像你，我没办法拒绝。"
"但是你迟到了。"
"我的错，我的错，随你怎么罚我，行么？"
托雷基亚移开视线，"又不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算数。"
"当然算，我不会骗你的。"泰罗信誓旦旦地说，但才说出来，眼神便闪烁一下，不过，他还是强调："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必须要相信我。"
不知勇气从何来，托雷基亚道："你一定不记得，你说过最喜欢我。"
说完，他浑身上下的血都流干了似的恐惧，托雷基亚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问出这样的话。
泰罗愣在原地，半晌，他沉默地向托雷基亚靠近，正当托雷基亚以为末日将近了，泰罗凑得更近些，轻轻地吻了下他的唇角，泰罗平静地望着他，仿佛等这一刻许久："明天我还可以像这样吻你么？"
托雷基亚用一个吻回应他。
他们不为人知地相爱，除了托雷基亚身上莫名绽开的伤口没任何其他人知道。他们拥抱在一起亲吻，那一道道念力鞭子似的向他的脊背上抽打，不过托雷基亚没空去管血肉模糊的后背，他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再用力些，把一切酷刑施加在我身上，我会证明即便如此我也依旧爱他，只有我足够爱他。
泰罗抚摸他的伤痕，然后治好他，几次他从濒死的绝境回转过来，模糊的视线逐渐聚焦，泰罗就是耀眼的东方。
托雷基亚在银十字住院期间无心做科技局的工作，他写一段，然后停下笔，在笔记本

上偷偷画泰罗的轮廓，高挑又英俊，已经褪去了记忆之中的稚嫩，想到泰罗的吻，他把滚烫的脸贴在笔记本上，温度退下去再若无其事的直起腰板，把笔记本搁到一边去。
晚些时候希卡利来跟他做项目交接，怕他无聊，又准备了些小项目给托雷基亚接管，他随手拿过托雷基亚的笔记，要给他留几个科技局项目的通讯码，连续翻了三四页都是泰罗、都是密密麻麻的速写画，希卡利顿了顿，笑说："看来你真的不大无聊。"
他把通讯码都写在满是前一个项目的笔记之后。
科技局在他们的秘密基地找到了邪神格里姆德，因其混沌而邪恶的力量，似乎一瞬间就可以断定究竟是什么伤害了托雷基亚，泰罗坚决地吻他的脸，"我一定很快就回来。"
泰罗手臂上突兀地出现了流血的伤口：别走。
托雷基亚抓着他流血的手臂，仿佛一瞬间就领悟了几千年的脉络，飞来的笔记本、后黑板上的血迹、自己身上频频出现的伤口……
"我们应该一起去。"托雷基亚对他说："我们对格里姆德一无所知，科技局不应该放弃这样的机会。"
泰罗却说："不能放弃满足你好奇心的机会。"
他们将一切当作童年的冒险，但童年有终结，冒险也可能有去无回。格里姆德与那些或是狡猾或是强壮的怪兽都不一样，几乎是静止的同时它谁也不恨，甚至没必要进食，科技局几次的调查都将它列入了毫无威慑的行列，但托雷基亚却感知到了它本能的邪恶，它以这副可笑的样子蛰伏在阴影之中等着悲剧上演、等着老饕大餐、等着太阳的死期。托雷基亚隐蔽的本能被它吸引，因而不停地在已不再能被作为秘密基地的博尔赫斯星逡巡。泰罗不止一次地与他争吵，他光明的本能拒绝托雷基亚身上酷似格里姆德的邪恶，黑色沼泽一般不怀好意的混沌。
更久亦或是更早的未来，托雷基亚几乎褪掉颜色的记忆里，那一天依旧明晰。泰罗赤红的躯体冲破云和雾围绕的博尔赫斯星，连最炽热的发射星云都没能比拟他的光芒。他是为托雷基亚而来的，至于他们说了什么托雷基亚完全不记得，最后哑口无言的泰罗告诉他："别在留在这里了，和我一起回光之国吧。"
"我必须完全地知道混沌的本质，格里姆德身上的秘密。"托雷基亚说："我们不能再逃避了，历史是一条用来逃跑的路，路上的每一步都是逃跑。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直面真实了。"
泰罗不赞同："你对他着迷了，而你已经在博尔赫斯星停驻得太久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语气过于强硬，他补充说："如果齐步行军，一路不停，却迎面迎上了悲伤的旋律，那么行军的意义又在何呢？"
托雷基亚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不要再否认黑暗的意义了，泰罗，你和我都见识过混沌的本质。"
泰罗捧着他的前额，跟他头碰头，委屈极了："我不跟你吵架，托雷基亚，我不跟你吵架……"
托雷基亚也轻轻地吻他的额头，"我会回去的。"
"三天后，我会再来看你的，别闹脾气了。"泰罗笑了笑："有你的惊喜。"
初来博尔赫斯星的利布特在幼时托雷基亚和泰罗用以玩乐布置的迷宫道里迷了路，他惊慌失措地发射了三个奥特签名。托雷基亚乐不可支地嘲笑他，可利布特除了被困许

久的疲惫之外还有一种更深更凝重的情绪。
他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托雷基亚问：“泰罗呢？”
“已经不重要了，托雷基亚，生命的结果不重要。”
他从利布特手中拿到了泰罗手腕上的明黄色腕带，短短三天，他甚至不知道泰罗是如何像真空中逃逸的零星光子般消失在无情无边的宇宙之中。谁也不知道，好像从未存在过。
利布特退后几步：“早回光之国来吧。”
托雷基亚意识到泰罗的缺席给他带来了一种不真实的幻觉，他双眼注视着利布特仿佛从这不大有交情的光之国好心人的一举一动之中发现了许许多多曾经未加思考十分不合理的细节。他想着如果是泰罗来找自己，泰罗会怎么说，泰罗一定会说
——“托雷基亚，你一定要和我回去。”
他甚至喃喃着念叨了出来。
听到他的声音，布利特意识到大事不妙，可托雷基亚已经像银和蓝的利箭冲进了博尔赫斯星的最深处，在那之中，只有邪神格里姆德和琢磨不清边界何在的混沌。
混沌的最深处，格里姆德在他身边温顺的咆哮，托雷基亚一边抚摸邪神的角一边打量泰罗留给自己的明黄色腕带，他翻看那腕带，如他所料，有着自己的奥特签名。
托雷基亚完全明白了一切，他开始了解坑洞7的预言，那一定是在另一个宇宙中的某个人察觉到了结局，将一切都抛给自己，希图自己能从那些伤口和凌乱的信物中得到某种预言。他纵身一跃，跳进了还未有人涉足过的坑洞编号7，那里与托雷基亚设想的大不相同，并未一个时间流速远大于这个宇宙的相同宇宙，而是一个镜子和立方体构成的世界，托雷基亚甚至能从一些玻璃似的立方体看到刚刚离开博尔赫斯星的泰罗。
泰罗的死像没有被通知何时能离开学校的留堂，仿佛赦免的日子到了，泰罗便会像光之国等离子火花塔耀眼的光芒似的重新降临到自己身边。但那一天还会多久？托雷基亚伸出手，却触碰到了什么，一枚岩石滚落，镜子里的自己如获至宝，转身对泰罗说：“我还要留在这里一段时间。”
“三天后，三天之后我一定会来的。”泰罗的微笑中蕴藏着某种笃定。
空间扭曲成一个手臂似的形状，又很快消失了。
托雷基亚的心似乎被什么拨动了一下。
他心中笃定，与泰罗重逢的日子不会远了，如果他把自己独身一人的冒险完全地讲给泰罗听，他一定不会相信吧？倒也说不准，托雷基亚微笑起来，他曾虚构了一个英勇的小孩儿泰迦打败了邪恶的巨人，泰罗听得津津有味，甚至当托雷基亚宣告那都是真实的时连连惊呼，直到最后他告诉哭得打嗝的泰罗，杀死小不点儿的坏人名字叫做托雷基亚。泰罗气得一节课都不肯跟他讲话——那时候他们是同桌，因为总在课上窃窃私语被老师分开了。
漫步在满是立方体的世界之中，线性的时间变得有迹可循，他尝试用一些提示引导自己跟泰罗一起离开博尔赫斯星，但立方体镜子之中的托雷基亚无知无觉，全身心投入到混沌领域的研究。他想：“我要让自己听到自己的话。”
托雷基亚抬头，惊愕地发现面对立方体镜子的自己面前，还有另一个方才走进无穷空间的自己，他伸出手，因在这立方体中什么也没有，空间中形成了一个扭曲的手臂形状。同时，他也不再具有调整那段时间的能力了。
一切美梦都破碎了，他越是思考如何改变泰罗的结局，泰罗死亡的真实便愈加逼近愈

加清晰，直到最后，托雷基亚无望地仰头跪在镜子似的立方体之上，好像泰罗黄金似的血灌满了整个空间，将他溺死在血与爱的绝境之中。为了他自己，为了改变泰罗的结局，托雷基亚决定让自己离开泰罗，他试着去攻击自己，可那个狡猾的蓝族，那个狡猾的自己，在无边无际的攻击之中反而更靠近泰罗。
“是我的错，一个蓝族女孩来找我搭话，因为她好像你，我没办法拒绝她，就听她说了一会儿。”托雷基亚看到立方体之中的泰罗如此说，极快地去寻找那个在他记忆之中甚至没能留下背影的蓝族女孩。
镜子似的立方体之中，她一人坐在灯前苦苦思索：“泰罗会喜欢什么样的情书呢？”
托雷基亚巡视她的书柜，翻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本诗集，然后推了下去。她困惑极了，拾起来，虽然是本情诗集，但里头的爱和死好似厌氧菌在腐尸上滋生。
“旧爱已逝，我仍存留着你的神圣。”她喃喃道：“真奇怪啊，不应该会掉下来……是谁在告诉我，他会喜欢什么情书么？”
“只要我再改动一处……”托雷基亚暗下决心，却发现那溅血的教室之中已有了个自己——另一个自己，满心欢喜，误以为如此便能吓退那两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愚蠢！愚蠢！太愚蠢了！他憎恨另一个自己敢胆来扰乱自己的计划，也恐惧于存在另一个自己在这个隐蔽的地方孜孜以求改变结局的方法，并不存在什么另一个宇宙，博尔赫斯星的最深处只有他一个人。托雷基亚丢出手里的记事本，妄图打醒另一个沾沾自喜昏头转向的家伙，记事本却被弹射进了另一个立方体，幼小的托雷基亚因那个笔记本摔倒在地上，泰罗半是埋怨半是心疼地伸出手：“真不小心呀，快站起来吧。”
托雷基亚看向一个个立方体之中的自己，他们其中也有人回望他，即便他来到这个看似能改变结局的奇妙时空，但独自承担两人合谋的后果几乎是泰罗的特权。
他来到自己与泰罗的最初，但他已经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神的恶意，从坑洞编号7的盐碱池向外望去，年幼的泰罗看到了他的脸，稚气的面庞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对一旁与他同样年幼的托雷基亚说：“快来看，快来看，托雷基亚，快来看，他们说的是真的，在这里可以看见未来。”
“未来”，年长的托雷基亚咀嚼了一会儿，却不知，我们最初的罪孽在何处。如此想着，他记忆中突然多出了前所未有的环节
——“七个宇宙之中“托雷基亚”这个名字有着种种灾厄、诱惑与禁忌的含义。”
——“放学后和我一起去玩么？”泰罗这样说。

托雷基亚把录入好的数据搁在一边，看着填满了整个空间的数据，他笑着说：“果不其然实验又失败了呢。”
在他脚边邪神格里姆德无害的小动物似的低低咆哮。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